

重庆“四·二一”大游行之后，重庆大学土木系学生刘文权（党员）因身份暴露，市委通知撤离，并决定不转组织关系独立开展工作。这样，刘文权便到了成都。在成都，他找到了戴一生（党员，其父成燃公司董事长），要他设法找个职业，戴遂通过家父将刘安排去了向峨，在向峨，刘文权化名刘仁义，不久便当上了灌县煤矿土木实习生，在合法身份掩护下，他在工人中组织了“读书会”，学习《大众哲学》和报纸，让工人了解解放战争的形势和发展。九月，“读书会”发展成了有二百余参加的“工人夜校”。为了工人夜校的活动“合法”，刘文权借“办夜校是为了工人有文化更好地办厂”之名义，征得代理矿长刘荣乡同意，并由土木组工人搭了个棚子作为教室，黑板和简易桌凳等一切就绪后，夜校举行了开学典礼，以官办之名，开学上课。此外，夜校还在工人中组织了“演剧队”，演出了“兄妹开荒”、“朱大嫂送鸡蛋”，配合向峨党组织组织了“护厂纠察队”，保护煤矿和机器等设备。灌县解放后，刘文权接重庆市委通知，在矿工们的热烈欢送下离开煤矿重返重庆。

为了进一步开展灌县的工作，上级组织安排了“民协”成员张仲安（原名苗启仲）、田治平（现名张光汉）去灌县。张仲安、田治平去双流擦耳岩接关系后，一九四九年五月来到灌县，通过党组织统战关系彭玉鸣介绍，张仲安去袁旭东（玉堂袍哥头子）处作袁旭东的策反工作，同时开辟河西一带，特别是玉堂附近陶金工人工作，田治平以家庭教师身份，去董如松（伪县参议员，袍哥头子）家做家庭教师，开展统战工作，了解地方武装应变情况。通过田治平的启发，董如松改变了对共产党的态度，并表示接受解放，不与解放军为敌。逐步地董处成了党组织的联络点。

由于成都特别是川大进步青年的陆续来灌，和地下党员马肃廷、马锡禄等的积极工作，党组织得到较大发展，先后吸收了申世清、张德明、尹泽生、田治平、洪昌荣、马有钧、刘长模、张大成、张仲安等同志入党。在城区建立了城区党小组，由田治平负责。分别以田治平、马肃廷、张仲安为一组，张大成、洪昌荣、马锡禄为另一组开展活动。党小组建立后，积极开展工作，组织党员学习《整风文献》、《新民主主义论》等，并油印小报，散发传单。揭露美蒋罪恶，宣传解放区，教唱解放区歌曲《朱大嫂送鸡蛋》、《解放区的天是晴朗的天》、《山那边好地方》等。马锡禄和马肃廷还积极参加“灌县回民青年协会”，联系回民青年。他们在清真寺召开关于美帝国主义支持以色列犹太复国主义者侵略巴勒斯坦问题的讨论会，由马肃廷主讲，大家讨论，激发回民的反美情绪。同时，党组织还利用“灌县回民青年协会”开展统战策反工作，启发马元①认清形势，掉转枪口，迎接灌县解放。在学校，马肃廷、马锡禄等以教师合法身份和教学之便，向学生讲授“三大战役”的胜利和解放军胜利渡江的消息，宣传解放战争的大好形势，暗示学生，中国革命必胜，蒋介石必败。

古历闰七月底，周鼎文来到向峨，张伯尧同他交换了灌县城区、向峨、崇宁（即丰、桂小组）的工作情况。八月初（古历），张伯尧去成都作全面汇报和工作研究。中旬，向峨“祝廖事件”发生。事起，张大成被捕，城区和煤矿同志与之有牵连者撤离，乡间同志暂时隐蔽，张伯尧留成都，灌县气氛转紧，党

①马元，系灌县自卫中队分队附，党组织对其教育启发后，表示愿意同共产党站在一起，为灌县解放出力。灌县解放时，曾带兵守蒲阳桥，马家渡口子，在剿匪中立过功。

组织工作受到一定影响，但恐怖之风稍过，党组织又积极活动，随着全国解放形势的发展，为迎接四川的解放，又将工作推向了新的高潮。并于十一月建立了“岷江纵队”一、二、三、四支队。

九、祝、廖被捕叛变 张大成英勇牺牲

一九四九年四月，张伯尧立足向峨领导党的工作，其工作还是比较顺利的。特别是农村，秦世禄已建立了一定的群众基础，并发展了党的组织“农村支部”，在煤矿党的工作也比较活跃，但就众多的矿工工作方面还略嫌薄弱。于是，张伯尧与组织联系，要求调人加强。七月下旬（古历），雅乐工委邹玉琳从仁寿调来了农民祝良安（党员）、廖维正（农民骨干）。稍后，又调来唐国清（党员）作矿工的工作。事前，马锡禄接到组织通知，谓近日有农民二人挑东西路过灌县去“丰乐场”，因道路不熟，令其指路。几天之后，不见人来，值学校暑假，马锡禄因单身不便留校，为避他嫌决定离开，临走，将任务交张大成（因张大成有家属，留校不引起人怀疑）。后七月

（是年闰七月）的一天，祝良安、廖维正来到灌县，按上级交待去灌中与“马锡禄”接洽，张大成出面热情接待。之后，张大成邀马肃廷一道前往旅馆看望祝、廖，途中，马肃廷三思觉得前往不宜，建议折回。翌日晨，祝良安、廖维正在张大成指引下，踏上了去“丰乐场”（实为成燃灌县煤矿）的道路。

到煤矿，祝良安、廖维正与张伯尧接上了关系，之后，由何清泉介绍去段上采煤，当了采煤工。祝、廖在矿工身份掩护下，广泛接触工人，秘密地宣传革命，宣传党的政策和解放区的形势，揭露国民党的罪恶。八月上旬的一天（古历），祝、廖请一驻矿士兵喝酒，借聊天启发士兵认识共产党的好处和全国即

将解放的形势。酒后，这个士兵在寝室里因醉大讲“国民党要完蛋了”，“共产党要来了，我要参加共产党”等，使矿警主任甚为吃惊，即报告温江第一区保安司令部李友寿，李友寿即派兵丁赶到煤矿将这个士兵抓走。审讯中，祝、廖被士兵供出，于是，祝、廖在煤矿被捕解送崇宁。重刑之下，祝良安、廖维正屈节投降，背叛了组织，出卖了同志张大成和双流党组织的徐海东、徐茂生等。

事起，值灌县党组织负责人张伯尧去蓉汇报工作未回煤矿，情势十分紧张。这时，以监工身份为掩护的何清泉将情况告诉申世清（党员），申找着尹泽生（党员）后，急将情况报告。尹直奔县城报告马锡禄，并决定赴蓉速告张伯尧。尹泽生走后，马锡禄立即布置同志撤离。在成都，几经曲折，尹泽生找到周鼎文，经组织研究后，决定灌县马锡禄、张大成、马肃廷、田治平撤离，尹泽生返县后立即进行了通知，与此同时，党组织又派曾参加过仁寿暴动的一位农民，化名李××去董如松家通知田治平撤离，田得到通知后，在大观街口一家僻静茶馆召集马肃廷、张大成开会，布置撤离，并指示张大成，万一被捕可将指路一事推与马锡禄（因马已撤离）。座上，张大成镇静自若，谈笑风声。其后，尹泽生见张大成未走，将此事报告周鼎文，周鼎文再次指示：一定要张大成迅速撤离。这间，温江特委会秘书王人杰已率便衣亲赴灌县督办，形势已经紧张。当晚，尹泽生去张大成家再行催促，发现已有“陌生人”以“查电灯”为名跟踪。次日，张大成被保安司令部便衣逮捕，当场，由灌县女中教务主任原灌县县府秘书董介藩（大成岳父）保释，但特务已盯住大成不放了。在这险恶的环境下，马肃廷又去灌县女中找大成妻董绛云催促大成速离虎口，事有不

巧，女中举行“孔诞”庆祝，正大设其宴，马因回族不便参加，盘桓良久离去。傍晚，趁夜色掩护，马肃廷又去董绛云寝室不遇，只好留下纸条暗示大成寻机脱险。之后，张大成再次被捕。

狱中，张大成同志受尽酷刑，仍坚贞不屈，保护了党组织和同志，他身系囹圄仍考虑组织和同志安全，当绛云探望他时还悄悄问及。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七日，张大成同志口被堵住，肢被折断，英勇牺牲于成都十二桥。

十、党领导的都江发电所工人的护厂斗争

一九四八年底，都江电厂工程协理吴震寰①，为了进一步推动发电所的工运工作，同进步青年技术员周隆畏及曾令玮一起研究，打算约一些进步青年来厂，并决定由周隆畏先与成都联系。之后，改由曾令玮去成都《科学时代》社与华西大学教师张宗显接洽，望能介绍一些进步青年去都江发电所开展工作，得到张宗显老师的积极支持。接着，张便将曾令玮介绍给了川大黎中明和李明扬，与川大党组织取得了联系。

为了把工人团结到自己的周围，吴震寰还组织进步青年在工人中活动，和工人促膝谈心，关心工人生活，组织工人“俱乐部”、“垦植会”，带领工人开荒种菜，改善生活，赢得了工人的信任和尊敬，为工作的开展建立了群众基础。

①吴震寰，赴法勤工俭学学生，专攻水力机械，回国后在国民水资源委员会长寿龙溪河工程处工作，后调都江电厂任工程协理。1949年底患胰腺肿瘤逝世。临危时曾对前去华西医院看望他的都江电厂厂长童舒培说：“党组织要我去上海接管工业，但因病不能去了”。吴震寰，吴玉章之子。

一九四九年七月初，川大党组织介绍刘培清（党员，关系在成都未转灌县）和“民协”成员张万谷及进步青年刘承俊来到都江发电所。行前，彭振华（川大党支部成员）向刘培清谈了保护电厂，迎接解放等工作任务。刘培清来到发电所后与活动在向峨一带的“牧羊人”尹泽生（党员）取得了联系，在地方党组织的配合下，积极开展电厂的工作。八月，建立了团的组织，接收了曾令玮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员，同时，发展了党的秘密外围组织“民协”，其“民协”成员有鲁天生、王会中、王玉璋。是年冬，又先后接收了杨益心、王盛世、吕志扬等为“民协”成员。这样，党组织领导的活动在发电所便迅速地开展起来，如收听解放区的广播，刻印解放区消息，散发传单，宣传解放和解放战争的形势，组织工人唱解放区的歌曲，唱《国际歌》；教育工人保护电厂，保护机器，防止坏人破坏和制造混乱，维护正常的生产秩序。并且通过发电所长童舒培关系，以厂方名义成立了“护厂队”。“护厂队”下属六个小队，其队员以“民协”成员和进步工人为主，由曾令玮任总指挥，刘培清、吕志扬任副总指挥。“护厂队”成立后，即修筑碉堡，架设电网，并通过合法途径，从伪省资源委员会取得冲锋枪、步枪，计八十余支，装备了这支党领导的工人武装。这支名为厂方武装的“护厂队”其实已紧紧握在党组织手里了。为了斗争的需要和更好地开展护厂斗争，“护厂队”组织队员进行了实弹射击和军事知识方面的训练。同时，还安装了通比邻成燃公司灌县煤矿的专用电话，以便相互联系，相互支援。为了排除工作之障碍，周隆畏又通过上层关系，挟厂方调离了驻所里的原空幼校医生青帮头子张再中等，对一些态度暧昧的人员，党组织也非常注意，派人暗中监视，以防万一。十一月，“护